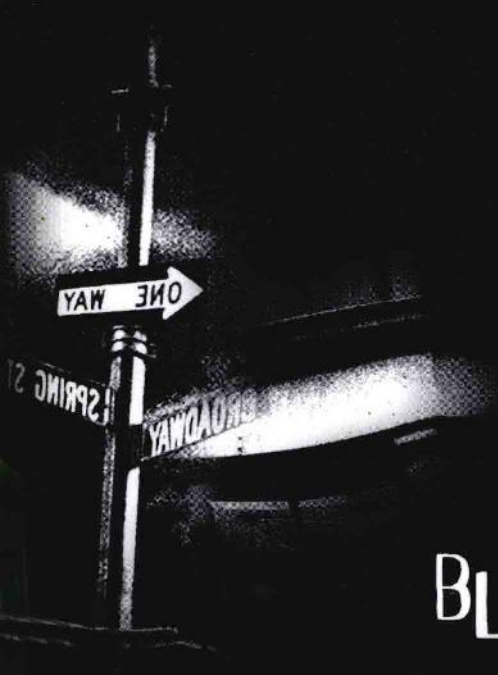


[美] 马里奥·普佐 / 著
文志玲 / 译

Black Popular Novel 西方黑色流行小说

黑市

一个年轻的美国士兵，在异国一座充满战争创伤的城市里，为了能和—个德国姑娘生活在一起，他参与了黑市交易，还差点促成了一桩大买卖，多亏温馨的家和即将出世的孩子，使他悬崖勒马，但是，他所爱的女子还是成了黑市交易的牺牲品。待他明白事情的真相之后，举起了手中的枪……



BLACK

黑市

HEISHI



作者 [美国] 马里奥·普佐
译者 文志玲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书 名 黑 市
作 者 [美国] 马里奥·普佐
译 者 文志玲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红星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7—80647—078—6 / I · 57
定 价 16.00 元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节	3
第二节	26
第三节	39
第四节	47
第五节	57
第六节	61
第七节	67
第八节	82
第九节	100
第十节	118
第十一节	129
第十二节	139
第十三节	165
第十四节	177
第十五节	193
第十六节	201
第十七节	212
第十八节	224

第十九节.....	242
第二十节.....	251
第二十一节.....	266
第二十二节.....	269
第二十三节.....	276
第二十四节.....	281
第二十五节.....	288

引 子

这些冒失的、愤怒的、胆怯的人们落入黑市的圈套：

莫斯卡——年轻、倔强、有抱负，但是很快便成为诱骗的对象，在死亡与毁灭中孕育了他那注定要消亡的爱情。

艾迪——忿怒、痛苦，不得不使自己沉浸在酒精里以摆脱纠缠他的恐惧与负罪感。

沃尔夫——冷漠无情、心地残忍，对他来说，钱就是一切，人命轻如鸿毛。

利奥——犹太混血儿，对共产主义半信半疑。他没有同盟者，只有敌人。在徒劳无益地寻求一块适于生存之地时误入权力与阴谋的致命圈套。

海莲——美丽、热情、聪慧，为了对沃尔特·莫斯卡的爱情，甘愿牺牲一切。

“神父和师傅们，我老在想：‘地狱是什么？’我以为它是由于不能再爱而受到的痛苦。”

“唉，有的人在地狱里还是骄傲而且凶狠，虽然无疑他已经有所认识，也已经觉察无可辩驳的真理；有些可怕的人完全接受了撒旦和他的精神，对于这类人，地狱简直是他们心甘情愿、心向往之的。他们是自愿的殉难者。因为他们诅咒上帝和生命，因而也就自己诅咒了自己。他们靠他们自己的骄傲为生，就好像沙漠中饥饿的人喝自己身上的血。但他们永远不会满足，他们拒绝宽恕，诅咒召唤他们的上帝。他们永远怀着怨恨看上帝，而且要求消灭创造生命的上帝，认为上帝应该消灭自身和他所创造的一切。他们将永远在自己的怒火中燃烧，他们渴求死和虚无。但是他们得不到死……”

——《卡拉马佐夫兄弟》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第一节

沃尔特·莫斯卡感到一阵激动，同时感到一种归途中难以排遣的寂寞。他记起了巴黎城外的零落废墟，记起了路边上熟悉的里程标。这是他旅途的最后一段路程，他恨不能及早到达目的地：夷为废墟的欧洲大陆的核心，一个他原以为永别了的被摧毁的城市。通往德国的里程标对他来说比通往他故国家园的更亲切些。

列车在飞奔，在摇晃，这是去法兰克福卫戍区换防的军车，不过这节车厢里一半旅客都是从美国招募来的平民雇员。莫斯卡摸了一下他的绸领带，微微一笑。他感到有点不习惯，要是坐在车厢那一头，跟美国士兵一起，他会觉得更自在，他想，那二十多个跟他一起的雇员肯定也有这种感觉。

车厢两头各有一个昏暗的灯。车窗用木板堵上了，好象是故意不让车厢里的乘客看见沿途的废墟瓦砾。座位是一排排的长木凳，只在车厢的一侧留下窄窄的通道。

莫斯卡在长凳上伸开腿躺下来，把蓝背包垫在头下面当枕头。照明不良，他看不清他周围的人。

他们乘同一条军舰抵达欧洲。跟莫斯卡一样，个个心情激动，想快点到法兰克福。在火车的隆隆声中为了让对方听到自己的话，他们高声大气地交谈，莫斯卡听得见杰拉尔德的嗓门

比谁都响。杰拉尔德先生是这条舰上级别最高的人物，他随身带着一副高尔夫球棒，刚一上船他就告诉大家，他的职务相当于军队里的上校。看着杰拉尔德兴高采烈的样子，莫斯卡眼前浮现出他在一座城市的废墟上打高尔夫球的幻觉，他看到杰拉尔德在夷为平地的马路上击球，球滚到了一个圆圆的瓦砾堆边上，杰拉尔德轻轻一击，球滚进了一个腐烂的头颅骨。

火车减速驶进了一个偏僻的小站。外面是漆黑的夜。堵上窗口的车厢更加黑暗。莫斯卡打起盹儿来，耳朵里隐隐约约能听见别人的说话声，可是列车一出站加速就把他晃醒了。

这时，周围的待雇人员声音低了下来。莫斯卡坐起来看着：车厢那头的大兵，有的在长凳上睡着了，三圈烛火照着三摊打牌的人，显得车厢那一头友谊气氛很浓。对于这经历多年刚放弃不久的生活他感到一阵淡淡的怀念。就着烛光，莫斯卡可以看见他们在凑着水壶喝什么，他敢肯定不是水，他又看见他们打开军餐盒，掏出巧克力大嚼起来。美国士兵总是供应齐全，莫斯卡咧着嘴这样想。他们背上有毛毯，提包里面总有蜡烛，水壶里有水或高级饮料，挎包里还有一条浴巾。为好运或恶运的供给一应俱全。

他又伸开腿在长凳上躺下来，想睡一会儿，可是他的身体冻得僵直，就象身下的硬板凳。列车加了速，跑得很快。他看了看表：快到午夜了，到法兰克福还差足足八小时。他又坐起来，从他的小蓝背包里掏出一瓶酒，把头靠在钉有木板的车窗上，凑着瓶子喝酒，直喝到身子舒松起来。他又朝车厢那头的士兵们望去，三圈烛光只剩下一圈了，他刚才一定打了一盹

儿；不过在他后面黑乎乎的地方，他听见杰拉尔德和几个人还在讲话。他们一准喝酒了，因为他听见杰拉尔德正以恩人的口气许愿，他在吹嘘他日后的权势和将如何重用那些有才干的人。

车厢那头的一圈蜡烛里有两支分了出来，摇曳的烛光照在车厢通道上，当这两支烛光从莫斯卡面前经过时，他惊了一下，从瞌睡中醒来。那拿蜡烛的美国兵一脸恶相，带着傻里傻气的敌意。蜡烛明亮的黄光把醉醺醺的面孔照得通红，给那双直瞪瞪的眼睛一种阴险无情的色调。

“嗨，大兵，”杰拉尔德喊道，“给我们一支蜡烛吧！”

蜡烛被一声不响地放在杰拉尔德的邻座。他们的谈话声顿时响了起来，闪烁的烛光使他们鼓起精神。他们和那美国兵搭汕，可那美国兵把蜡烛放在长凳上以后就把脸藏在黑影里，不理睬他们。过了一会儿，他们把他忘在一边，又说起自己的事来，只有一次，杰拉尔德俯身凑进烛光里，好象要表示他的信任，用一种居高临下的，但又是十分和善的口吻对那美国兵说：“告诉你吧，我们这些人都在军队里干过。”然后他又笑着对其他人说：“感谢上帝，一切都过去了。”

雇员中有一个人说道：“别说得那么干脆，还有俄国人呢。”

他们又把那美国兵忘了。正当人语嘈杂、横贯大陆的列车盲目地向前飞跑而隆隆作响的时候，那个一直沉默不语的美国兵突然象醉汉那样恐慌地大喊大叫起来，“住嘴，住嘴！哪儿来那么多废话，闭上你们的臭嘴。”

接下来是一阵惊讶而窘困的沉默，然后杰拉尔德又把头伸进烛光里，温和地对那美国兵说，“小伙子，你还是回到你们那边去吧。”美国兵没有答话，杰拉尔德接着刚才的话碴又说开了。

杰拉尔德的话音突然嘎然而止，他站了起来，全身都照在烛光里，轻声地说，“天呀，我受伤了，那个大兵给了我一下。”他虽不慌乱，但他的话却吓了大家一跳。

莫斯卡坐了起来，其他的人也都站起来了。其中一个人碰倒了蜡烛，蜡烛掉到地上，灭了。杰拉尔德先生还站在那里，照在身上的烛光不那么亮了，他的声音很低，很怕人，“那个大兵给了我一刀。”说完坐到黑影里的长凳上。

从士兵坐的车厢那头快步走来两个人。他们手里拿着蜡烛。莫斯卡看见烛光下其中一人的军官领章闪闪发光。

杰拉尔德一遍遍反复说：“我被刺了，是那大兵干的。”他已经不感到恐怖，只是吃惊和莫名其妙。莫斯卡看见他端坐在长凳上，三支蜡烛都照着他，他的裤腿上有一个豁口，一直开到大腿部，暗红的血从豁口往外涌。中尉弯下腰，把蜡烛往前凑了凑，对同来的士兵传了个口令。那士兵跑回车厢那头，拿来几条毯子和一个急救包。他们把毯子铺在地上，让杰拉尔德躺在上面。士兵正要动手把裤腿剪掉。杰拉尔德说，“别剪，把他卷起来，还能补呢。”中尉看着他的伤口。

“伤不重，”中尉说，“用毯子把它包上。”中尉的年轻面孔毫无表情，话音里不带同情，只有例行公事的礼貌。“我们在法兰克福准备一辆救护车等待，以防万一，我到下一站去挂个

电话。”然后，他转过身来问周围的人，“他在哪儿？”

那个喝醉的美国兵不见了，莫斯卡往暗处看去，看见他前面长凳角落有个人影缩作一团。他什么也没说。

中尉回到车厢那头挎上手枪又走回来，他拿手电筒往车厢试着照，发现了那个缩作一团的人影，他用手电筒碰碰那个士兵，同时把手枪从套子里拉出来，把它藏到背后，那士兵没有动弹。

中尉重重地捅了他一下，“起来，穆尔罗尼。”那士兵睁开眼睛，莫斯卡看到了他阴郁的目光，感到一阵怜悯。

中尉把手电筒对着士兵的眼睛，照得他睁不开眼。他命令穆尔罗尼站起来，他看到穆尔罗尼空着手，就把手枪放回枪套，接着他用力把士兵推了个转身，把他搜了一遍。他什么也没发现，就用手电筒往凳子上照去。莫斯卡看见一把沾血的小刀，中尉拿起刀，推着那士兵往车厢那头走去。

列车开始减速，慢慢地停了下来，莫斯卡走到车厢尽头，打开车门往外看，他看见中尉到站里去打电话要救护车。不打电话是不会有车的，因为停车的那个法国城市已经夜深人静。

莫斯卡回到自己的座位。杰拉尔德的朋友们都在俯身安慰他，杰拉尔德烦躁地在那里唠叨，“我知道不过擦伤点皮肉，可他干嘛要刺我，这不是疯了吗？”当中尉回到车厢，告诉他们会有救护车在法兰克福等候的时候，杰拉尔德对他说。“请相信我。中尉，我没有惹他，你问谁都行，我好好的，怎么会惹他这样呢？”

“很简单，他疯了。”中尉说。他又说，“先生，算你走运，

据我对穆尔罗尼的了解，他是要对准你的辜丸的。”

不知怎的，这话使大家兴奋起来，似乎穆尔罗尼险恶的意图使这件事意趣盎然，使杰拉尔德大腿上的伤也变得意义重大了。中尉抱来了他的铺盖，把杰拉尔德安顿在他的铺盖上：“你给我帮了个忙。从穆尔罗尼到我这个排的头一天起我就想把他甩掉。现在他可以安静两年了。”

莫斯卡睡不着觉。列车又开动了，他走到车门口，靠在门上，望着外面影影绰绰黑暗村野往后退去。他回想起他坐在卡车上，坦克里，想起行军时，在地上匍匐前进时，也是这般几乎一样的村野往后退去。他原打定主意再也不回到这块国土。他曾一直盼望回家，现在他又离家而去，这种离奇的结局使他感到古怪。在这黑暗的车厢里，他想起了到家的第一夜。

.....

房门上贴着一张写有“欢迎沃尔特归来”的标语，莫斯卡注意到另外两家门口也贴有名字不同的类似标语。走进门来，他看见的第一件东西是他自己的照片，就是临去欧洲照的那张，照片上妈妈和格洛丽亚围在他身边，阿尔夫挥着手。

家里的人东一个西一个地站着，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你老了，”妈妈说，大家都笑了。“不，我的意思是说他看上去长了不止三岁。”

“他没变样，”格洛丽亚说。“一点也没变。”

“英雄凯旋而归，”阿尔夫说。“看，那么多勋章，干得挺棒吧，沃尔特？”

“这有什么，”莫斯卡说，“陆军妇女队员都有这些玩艺

儿。”他脱下战地夹克，妈妈接了过去。阿尔夫进厨房，端出来一个盛着酒杯的盘子。

“天啊！”莫斯卡说，“你掉了一条腿。”他已经把母亲写信告诉他阿尔夫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可是他的弟弟显然是早已料到莫斯卡这句话的，他拉起了裤腿。

“很合体，”莫斯卡说。“你够倒霉的，阿尔夫。”

“很不错嘛，”阿尔夫说，“但愿我的两条都是这样，不生脚癣，脚趾甲也不会扎进肉里。”

“当然，”莫斯卡说，他把手放到弟弟肩膀上，微微一笑。

“他是特意为你安上的，沃尔特，”他母亲说。“他知道我最不爱看见他不戴上那个，可他平时在家里还是不戴。”

阿尔夫端起了酒杯。“为英雄凯旋干杯，”他说。然后他微笑了一下，转过来对格洛丽亚说，“为忠贞不贰的姑娘干杯。”

“为我们全家，”格洛丽亚说。

“为我们所有的孩子们，”母亲深情地说。她的目光掠过弟兄俩和格洛丽亚。大家都看着莫斯卡，期待他说些什么。

“让我先喝下这杯，然后才能想出来说点什么。”

他们都笑着喝完了酒。

“吃晚饭了，”母亲说。“阿尔夫，帮我摆饭桌。”他们两人到厨房里去了。

莫斯卡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真可谓长途跋涉”，他说。

格洛丽亚走过壁炉台边，拿起莫斯卡的照片镜框。她背对着他，“每个星期我都到这里来，看这张照片，帮你妈妈做晚饭，然后大家一起吃，吃完饭就坐在这里，看着照片谈论你，

三年来每个星期都是如此，就象按时扫墓，现在你回来了，这照片一点儿也不象你。”

莫斯卡站起来走近格洛丽亚，把胳膊搭在她肩上，看着照片，弄不懂为什么照片使她恼火。

他挺胸昂首，面带笑容，他是有意这样站着，为的是露出他们那一黑白斜线相间的师徽。他的面孔稚嫩，象个傻乎乎的孩子。军装笔挺合身，站在南方的烈日下，不折不扣是专为崇拜他的家人留下一张照片的美国大兵。

“傻笑！”莫斯卡说。

“别拿照片取笑，这么长时间我们就靠它熬过来的，”她沉默了一会儿。“呵，沃尔特，”她说，“有时收不到你的信，有时听人说沉了一条军舰或是仗打大了。我们对着照片不知流了多少泪。6月6日反攻那天，我们没去教堂，你妈坐在长沙发上，我坐在收音机旁边，我们整整坐了一天，我没去上班，我们拧着收音机到处找台，一次新闻刚播完，我赶快找另一个台，哪怕是听听同样的话也好。你妈坐在那儿，手里攥着一块手帕，不过她没哭。那天夜里，我睡在这儿，睡在你的房里你的床上，我把照片也带过去了。我把它放在梳妆台上，对它说了晚安，然后我就梦见我再也不能看到你了，现在你回来了，活生生的沃尔特·莫斯卡，可是你现在一点也不象照片上的你。”她想笑，可是一下子哭了起来。

莫斯卡感到不是滋味，他温柔地吻了吻格洛丽亚。“三年时间确实很长，”他说。不过他心里想：反攻那天，我在一个英国城市喝多了点，找了个金发小姐，她说那天是她第一次喝

威士忌，第一次失身。那天我庆祝反攻，更庆幸自己没有参加反攻，他真想把真情如实告诉格洛丽亚，说他那天没有想她们，也没有想她们所想的事，然而他说出来的却是：“我不喜欢这张照片，——还有，我刚进来时你说我一点也没变。”

“说也奇怪，”格洛丽亚说，“你进门的时候，跟这照片上一模一样，可是越看你，越觉得你的面孔和以前不一样了。”

母亲在厨房里招呼他们：“饭好了！”他们往餐厅走去。

桌上摆的全是他平时爱吃的：很难见到的烤牛肉，小块的烤土豆，绿色色拉，厚厚的奶酪。台布上一尘不染，他吃完了饭，发现他盘子里的餐巾原封没动，他觉得什么都挺好，不过和他梦寐以求的完全不一样。

“我说，”阿尔夫说，“跟当兵的吃的大不相同，啊，沃尔特。”

“是啊，”莫斯卡说。他从衬衫口袋里摸出一支又短又粗的深褐色的雪茄，正要点烟时他发现他们全都饶有兴趣地盯着他看，阿尔夫，格洛丽亚，还有妈妈。

他咧嘴笑了笑说：“我现在长大成人了。”说完点着了烟，有意夸大出了一副过瘾的样子。他们四人都放声大笑，在笑声中，仅存的一道裂痕——他回家后相貌举止的变化带来的生疏感都一扫而光了。他掏烟引起的惊诧和随后的笑声拆除了他们之间的屏障。他们起身到客厅里去，两个妇女搂着莫斯卡的腰，阿尔夫端着盛有威士忌和姜汁酒的托盘。

女人们紧靠着莫斯卡坐在沙发上，阿尔夫把酒——递给她们，然后坐到对面一张扶手椅上。落地灯柔和的黄光照着房

间，阿尔夫亲切地半开玩笑说：“下面请听沃尔特·莫斯卡事迹的报告，”整个晚上他都用这种口气说话。

莫斯卡喝了口酒说，“先看礼物吧，”他走到还放在门边的蓝色背包旁，从里面拿出三个用棕色纸包着的小盒子，递给他们一人一个，在他们打开盒子的当儿，莫斯卡又喝了一杯酒。

“哎呀，”阿尔夫说，“这究竟是什么呀？”他拿着四根粗大的银质圆筒。

莫斯卡笑了起来，“四根世界上最好的雪茄，专门为海尔曼·戈林特制的。”

格洛丽亚打开她的盒子，惊异得喘不过气来。黑绿绒盒子里盛着一枚戒指。戒指上方形的深色祖母绿宝石周围镶着一圈小鼓钻石，她站起来，张开双臂扑向莫斯卡，然后转身把戒指拿给他母亲看。

他母亲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个紧紧卷着的深红色绸卷，她迷惑了，不知这是什么。绸卷掉到地板上，她把它捡了起来。

那是一面巨大的方形的旗，中间圆形的白色底子上有一个黑色的万字。没有一个人说话，在这宁静的房子里他们第一次看见了敌人的象征。

“唉，”莫斯卡打破了沉寂，“不过开个玩笑，你的礼物在这儿。”他拿起地板上放着的一只小盒子。母亲打开盒子，看见蓝白色的钻石，抬起头来向莫斯卡致谢，她把那面大旗叠成一小方块，起身拿起莫斯卡的蓝色背包说：“我来把包里的东西掏出来，”

“你的这礼物真好，”格洛丽亚说，“你在哪儿买的？”